

書外話

辛德勇
著



書外話

辛德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外话 / 辛德勇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308-17596-8

I. ①书… II. ①辛… III. ①图书-文集 IV.
①G256.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1115 号

书外话

辛德勇 著

-
- 责任编辑 王荣鑫
责任校对 宋旭华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45千
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596-8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近思录

多余的话

从去年到今年年初，赶上了收获的季节，一下子集中出版了几部书，包括葛剑雄先生主编《当代学人精品》丛书中的《辛德勇卷》以及《祭獭食跖》、《书者生也》、《海昏侯刘贺》、《那些书和那些人》、《中国印刷史研究》和《蒐书记》。同时，前年出版的《制造汉武帝》，也在去年加印了一次（《那些书和那些人》和《海昏侯刘贺》在今年也连续加印了两次）。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出版印刷了这么多著作，除了出版社的积极帮助之外，更有赖众多读者的厚爱和支持。在当前中国学术界一片混沌的局面下，是这些读者的热情关注，给我以力量和信心，支撑我尽力坚守一个学者的本分，努力认真地多做一些研究工作。

正是因为各位读者的关心，其中有些著作，基于各种不同的缘由，举行了和读者见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尽量和大家谈一些书里没有写或是没有详细表述而大家又比较感兴趣的话；同时也另外撰写文稿，表述了一些这样的内容。承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美意，把这些讲稿和文稿汇集在一起出版，就有了这本小书。在上述著作中，实际涉及到的，是《海昏侯刘贺》、《那些书和那些人》、《中国印刷史研究》、《蒐书记》和《制造汉武帝》这五部书。

这些讲稿和文稿，或是对原书内容的引申和补充，或是对著述旨趣

的阐发，还有我对学术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的认识。讲到的话，本来已经是书外闲话，可以写，也可以不写，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多事说明了，感兴趣的读者自己来看好了。稍微啰嗦一句，就是提请各位读者注意，这里讲的只是我的真心话，无意取得所有人的认同，更不敢将其视作宇宙真理来强加于他人。我只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了解，我对相关学术问题是怎样想的，怎样看的，所以才会这样来写。我想，这对阅读和理解原书，了解我这个人和我所做的研究，是会有所帮助的。如此而已，别无他意。

2017年11月8日晨记

目 录

爱书、觅书与用书

——《蒐书记》首发时说的话 1

扶桑旧书事 16

过去那些书名和那些写书人的名字

——由《那些书和那些人》说起 59

关于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75

写在《中国印刷史研究》出版的时候 78

像小孩子一样真心思考——我的中国印刷史研究

——我的中国印刷史研究 106

《剑峰遗草》与藤田丰八先生对中国印刷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121

《海昏侯刘贺》书里书外的事儿 129

怎样认识海昏侯墓出疑似《齐论·知道》简的学术价值 161

《制造汉武帝》的后话 170

爱书、觅书与用书

——《蒐书记》首发时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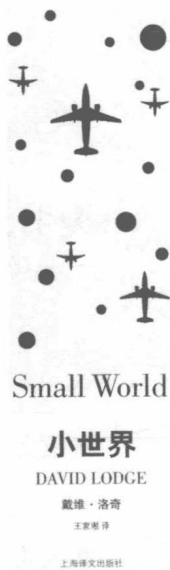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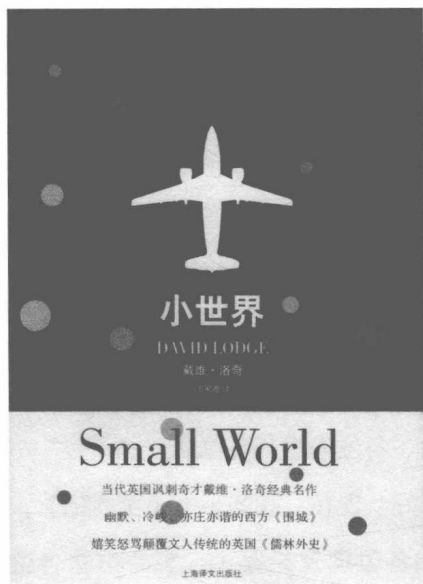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现在，我的小书《蒐书记》，在这里和各位朋友见面了。衷心感谢各位朋友关注此书。虽然这本书中收录的大多是“旧作”，即曾编入以前出版的几部文集，单纯就文字的内容而言，没有多大新鲜感，但我还是为它的面世，感到十分欣喜。这主要是因为九州出版社为印行此书，投入很大心力，彩图精印，制作相当考究，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出版的二十多部书中，印制最为精美的一本。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没什么风雅的情趣，文笔枯燥，写的东西没多大市场。因此，不管有多喜爱书，多喜爱看制作典雅的好书，也从来没敢期望自己写成的文字，



拙著《蒐书记》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世界》上海译文本书影及附印书签

会印得这么漂亮。

在这里，首先我要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黎明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想做好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你真心喜欢。黎明兄爱书，爱读书，爱买书，还爱读讲买书经历的文章。于是，找到我，由他动手，把我过去写的那些叙谈买书的文稿汇编到一起。在这之前，我和黎明兄素不相识，这心意实在令我感激。

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被黎明兄的诚恳所打动，才决定编选这部书。于是，我也花了一些力气，重新扫描，配置了相关的书影。九州出版社不惜工本，彩印出来。在这一点上，本书与以前收录这些文章的旧著相比，已有天渊云泥之别。各位爱书的朋友都懂的，作为一本“关于书的书”，

这一点很重要。我想以前阅读过这些文稿的朋友，也能够由此获得一种全新的愉悦，这些书影会丰富人们对相关内容的体会和理解。

当然，我更要感谢来到这里和没有来到这里的读者，衷心感谢大家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我想，这里应该能有对我了解比较多一些的朋友，这些朋友或许明白，在今天的环境下和学术“小世界”里，我不是一个俯首帖耳、循规蹈矩的人——不管是面对官方的功令，还是围城中人的潜规则——因而在求学治学的路上，有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遭遇更多的阻碍。多年来，是众多读者的接受和认可，给我以最大的鼓舞，给我以坚定的信心，让我执着地以自己的脚步走在求知问学的道路上，读书，并记下心得和感触。

今天来到这里的，和我一样，都是耽嗜书籍的朋友。下面，就和各位谈谈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感受。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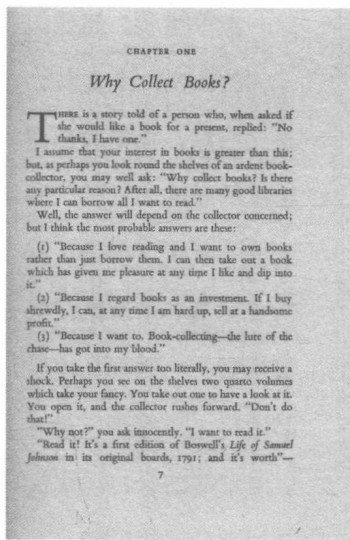
在中国最大的古旧书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个“中国藏书家”栏目，稀里糊涂地把我也列在了上面。尽管草根一些，没有得到组织认可，但这也是“国家级”头衔儿，真是与有荣焉。

不过，我不大喜欢这个名头儿。成名成家，是社会承认的重要体现形式。人生在世走一趟，谁都不容易，不管做什么，怎么能不想被别人承认呢？“成家”固然是好事儿，但我想把这个“藏书家”换成“爱书家”。这不仅是因为我拥有的书籍和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名不副实，受之有愧，更重要的是，“藏书”这个称谓，不能反映我购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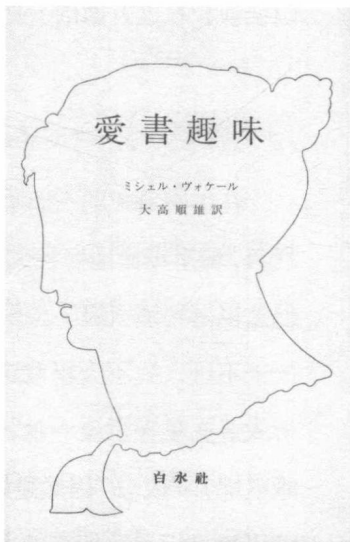
书籍的根本原因。

一说到“藏书”，眼前总会浮现地主老财月黑头里挖坑埋元宝的情景，是在敛存财富。尽管古今中外的“藏书”，都与财富脱不了干系，西方也早有人把投资手段列为“藏书”的主要动机之一，但我想各位在座的朋友，应当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经常买书的人一样，购置书籍，首先是、也主要是出自对这些书本身的需要，并没有贱买贵卖倒腾书的打算。对于经常购置书籍，也购置较多书籍的人来说，这种对书籍本身的需要，往往就是喜欢，这也就是“爱书”。

说到“爱书”，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谈谈西方和日本一些人对中国人所说“藏书”的叫法。我不懂西文。据日本学者介绍说，在18世纪，欧洲开始出现了一个可以译作“爱书家”的称谓，这个词汇，在法文里写作“bibliophile”，具体付诸应用的时间，是1740年。与此相关联的“bibliophilie”一词，日本人就用一个缘自汉文的词汇，把它译作“爱书”（Michel Vaucaire 著、大高顺雄译《愛書趣味》）。



Bernard J. Farmer 著 The Gentle Art of Book-collecting



日译本 Michel Vaucaire 著 La bibliophilie (《愛書趣味》)

要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一律用“爱书”来替代“藏书”，当然行不通，也没必要那么好事儿。但“爱书”这个词汇，更能体现我的情怀，我想也更能体现我们这里绝大多数朋友的心意。我们爱，我们喜爱，这就是买书的理由，这也就是堆一屋子、堆一地书的理由。我们爱书，因为书就在那里。

虽然法国人在使用“bibliophilie”一词时，更准确的涵义，是指搜求和藏弃具备罕见、精美、珍贵这三项特征的书籍，但我们不必过分纠结于此。爱是与生俱来、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怀，与功利世故无关；严格地说，也不受高低贵贱的约束。如果能够得到大家认可，我想当一个“爱书家”。我不是富商大贾，是一个普通的上班工薪族。我相信，和我一样，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都会找到自己喜爱的书，都可以成为“爱书家”。爱，是你自己的事情，“爱书家”不需要有什么奢华的客观标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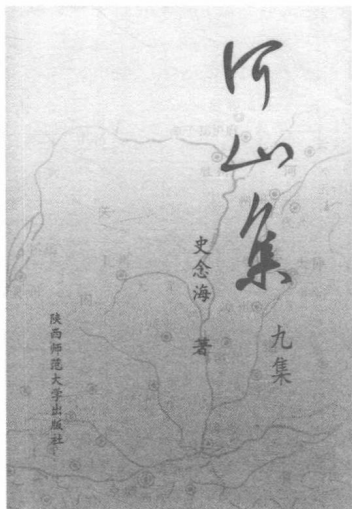
在座的各位朋友，要是有了孩子，或是按照国家与你们小家庭严格的“计划”而准备“生育”，那么，给已经生下来的孩子、没有生下来的孩子以及还没有创造成功的孩子取名字，实在是对父母聪明智慧和文化水平的严峻考验。

给书想个合适的名字，也是这样。可胡乱写东西，又要出版，就不能不过这一关。出一本书，还算好对付。独生子，绞尽脑汁琢磨就是了。双胞胎、两孩儿，取名儿的难度，就不止是倍增而已了。要是像我这样接二连三地炮制出一本本书来，麻烦可就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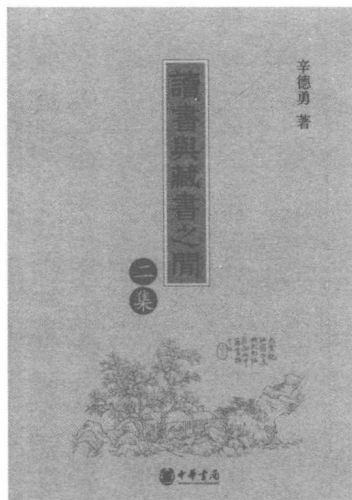
自己傻自己知道，反正也取不好名字，就总想找些偷懒儿的办法。一开始，老老实实地直接用书的内容作名字，可内容又往往不够单纯，于是，就有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以及《建元与改元》这样一些名目，一副傻憨憨的面目。

与此类似的是，一本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同买书、藏书有关的小书，我给取的名字，叫《读书与藏书之间》。虽然一样憨傻，但接下来出的下一本，终于找到了偷懒儿门道：加上“二集”俩儿字就得了。这也可以算是学有师承——业师史念海先生的文集，就是第一本叫《河山集》，以后一路续下去，直到《河山集》九集。

孰知好景不长，帮助出版此书责任编辑贾元苏女士退休了，出版社便没人再给接着出，这条轻省儿的路也就断了。后来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我的历史地理学文集《旧史舆地文录》，本来也想接着出个二集、三集的。结果遇到中西书局主动约我这方面的文稿，不要补贴，稿酬、样书等还比较优厚，就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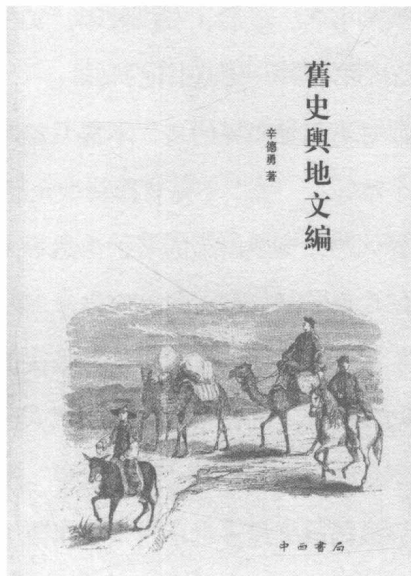
史念海先生《河山集》九集封面



拙著《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封面



旧史與地文录



舊史與地文編

辛德勇著

拙著《旧史與地文录》和《旧史與地文编》

书稿交给了这么给我面子的出版单位。起初拟定书名为《旧史與地文录续编》，就是延续上面所说的思路。中华书局方面很大度，没有计较挪到哪儿去续的事儿，可中西书局觉得“续”得没来路，不大像样儿。人脑子一通之后，有时也会一通百通，我灵机一动，把它定名为《旧史與地文编》，看起来没有“续”《旧史與地文录》，实际上却还是在“续”。同时，还想好了诸如《旧史與地文汇》《旧史與地文存》《旧史與地文稿》《旧史與地文萃》等等一系列书名，同样可以“续”上好一阵子。

这次九州出版社帮助出版的这本书，内容主要是从前面出版过的相关文集中选取一部分文章编录而成的，实在不能再用这种偷懒儿省事儿的馊办法，只能勉强另取个名字。黎明兄一边儿处理稿子，一边儿耐心

等待我的书名，最后，书快付印，实在不能再等了，我才好不容易憋出来这么个书名——《蒐书记》。

很对不起黎明兄的是，不管书名是不是合适，这首先在用字上给他出了个难题：“蒐”不是官衙功令允准使用的字，只是勉强被列为“搜”的“异体”，正规出版的书，当然不大适合使用（先主席“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的诏令，对官府排斥“蒐”字的决定一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过讲远点，其实我一直主张在正式出版物中尽快恢复正体字。至唐朝初年，中国的文字就基本定型，到现在一千四百年左右了，这是一个自然演变的结果，而“简化汉字”及其附带的排斥所谓“异体字”的规定，鼓捣出来最多也不过六十年上下时间。骤然之间，强行硬造，能合情合理吗？别的大道理不讲，就其把很多本来不可能混淆的字弄得字形相近，使人一不留神就看混看错这一点（例如，“洋洋习习”，是描述清雅和谐的样态，但把“习”字简化成“习”之后，一不留神，就很容易看成是“刁民”的“刁”，这可就差得远了。再如“衣服”的“衣”与“农民”的“农”，正体字区别明显，二者绝不可能相混，可是“农”字简化之后的“农”，却与“衣”字何其相似乃尔！还有更严重的，像“金”字这个偏旁，与“水”旁之“氵”形，本亦相差甚远，可是一经简化成“钅”形，匆促之间，这两个偏旁要是一混，那影响的字可就多了去了。要是有一个有文化的人去云南旅游，眼一花，把“滇池”看成“镇钼”，还挺吓人的。因为“钼”是一种杀人的兵器，大致跟“矛”也就是扎枪头儿差不多。去年年底参加一个会，会上发了本书，因无聊而闲翻，发现编纂者把王国维手书的“开宝”注为“天宝”之讹。我想未必然，

说不定是编纂者看“简化字”看久了产生的错觉。因为只有在本朝的“简化字”中，“开”才长得像“天”）。就应当马上废止所谓“简化字”，迅即启用唐宋元明清历朝传承下来的正体本字，同时也名正言顺地使用像“蒐”这样好端端的字。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近几十年来的错误习惯使然，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这个“蒐”字确实稍显生疏，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念好，害得黎明兄不得不动脑筋在封面上直接给它注出拼音，免得让粗心的读者、特别是书籍出版之前负责审批的官员，误以为这是一本什么“鬼书”。

十分感谢黎明兄的宽容和照顾，接受了它。从事学术研究以来，我曾长期兼做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明白此举颇有些冒险犯难的意味，弄不好是要被上峰查处的。之所以非找这个麻烦不可，是想通过这个书名，更清晰地表达对所谓“藏书”的另一项认识——即我更想用实现“藏书”的过程来表述这一行为，而在我看来，实现“藏书”的过程，就是“蒐书”。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已经对此做了说明：采用这个现在不大使用的“蒐”字，而不写成“搜书”，是想强调一下“寻觅”“求索”的意象。大家熟知的“搜”字，虽然也含有相同或是相近的意思，但对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经历过的不该经历的事儿，实在太多了，看到“搜”字，眼前就会呈现“查抄”的景象，会联想到某个特设的“小组”，不寒而栗。买书、读书，闲情逸致而已，何必呢？不如绕开它，躲着点儿。

文字意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固有其合理的因缘，只是吾国某些政府机构或是行政官员不愿意理会这个。幸好，礼失尚可求诸外洋。我手头有一本日本爱书人写的书，书名用的